



姹紫嫣红开遍

——记什邡川剧团娃娃班

□潘鸣



什邡川剧团娃娃班合影。



曾宪润主演的《打鹿》。



喻海燕主演的《别洞观景》。



大师兄郭应坤和谢红莲主演的《白蛇传·船舟借伞》。

谷雨时节,半夜甘露把天地洗濯得格外空灵澄澈。什邡城西一座雅致的农家院子,几簇月季蔷薇开得正热闹,一篷藤萝凌空波洒漫漫青绿,樱桃树缀满晶莹剔透的美果。

大清早,原什邡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元绍和夫人黄代卉已在院子里等我。听说我想追溯了解当年闻名遐迩的什邡川剧团娃娃班的故事,热心的元绍夫妇特意为我邀约了一批四十多年前娃娃班的成员在此相聚。

一壶滚热的红白茶刚刚熬好,角儿们冒着稀疏春雨接踵而至。一群人围坐下来,话题立即将他们带回那段姹紫嫣红的岁月。

1978年初春,一个令人激动的消息传遍了什邡城关和各乡镇每一所中学:经县文化局和组织人事部门同意,川剧团要开办少年业余艺训班(后来民间俗称“娃娃班”),定向招收有一定文艺表演基础的12至14岁初中男女生,培训川剧表演技艺。结业考核合格者正式招入什邡川剧团,解决城镇户口和正式工编制。

其时,禁锢多年的文艺舞台正渐渐恢复生机。什邡川剧团这支拥有百年历史的艺术团队重新焕发青春活力。团队凭借拥有八位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的雄厚实力,唱红方圆百里。为了川剧事业长远发展,剧团决定由沈德蓉、刁成均两位名师挂帅,创办少年川剧艺训班,培养后继人才。

校园里的少男少女们心旌荡漾,踊跃报名,全县参加海选的学生竟多达6000余人。经三轮选拔,当年9月,第一批50多名学员正式入学。校舍是鼓楼街老二小的旧校园,两间教室分为男女学生宿舍,搭设两溜连架上下通铺,学生自带被褥和盆桶生活用具。校区没有伙食团,一日三餐走半条街去县委党校食堂打伙,农村娃娃每月享受3元生活补贴。学员利用早晚时间学艺,白天插班城区学校同步跟读文化课。同时兼顾两头,时间和课程压得相当紧张。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铃响起,一个个睡眼朦胧爬起来,一刻钟穿衣洗漱,一刻钟跑步,紧接着是一个小时基本功训练。几位老师分别执教,拿着压腿、下腰、走台步、武功、吊嗓、眉眼表情,轮番学练。晚上放学后,7点至9点,又是两个小时的专业课。

授课老师对娃娃班管教很紧,沈德蓉老师要求尤为苛严。教学时不苟言笑,呵斥学生的嗓门像高音喇叭;辅导女生学唱且角苦情戏,她要求徒弟们跪在棕垫上,一遍遍念白唱词,琢磨体悟角色悲情,直至练得棕垫扎破皮肉,膝盖血渍斑斑;发现有女生冒出早恋苗头,她逮到当事人劈头盖脸训斥,一口气数落一个多小时。但骨子里,沈老师是真心疼爱学员的。艺训班没有洗浴条件,学员们偶尔去茶旅社公共澡堂洗澡。一次有位男生不慎感染了皮肤病,生疮化脓。沈老师和刁老师

赶紧请中医开了方子熬药为孩子擦洗,还把他弄脏的衣服被褥用开水熬煮杀菌消毒,及时帮孩子治好了病患,防止了病菌的传染扩散。朝夕相处时间久了,学生们渐渐明白了老师的一片苦心,情感由畏惧转化为敬重。背地里,大家开始称呼沈老师为“沈妈”,一个温暖的称谓,包含了深深的感恩和由衷的爱意。

1980年夏天,首届川剧艺训班毕业了。经过严格考核,30多名学员分两批正式入职什邡川剧团。“娃娃班”的旗号堂堂正正亮出来,仍然由沈老师等人带队,单独组队排练节目,尝试商演。同学们憋足劲,短期内赶排出了《贵妃醉酒》《五台会兄》《拾玉镯》《打雁》等川剧传统折子戏,趁着春节,前往南泉乡敲响首秀开场锣鼓。众目睽睽下第一次登台亮相,小演员们难免紧张失常。有穿着高跟靴子擦衣跨步扭了脚的,有武戏对打失手伤了内伙子的,还有脑袋发懵忘了戏词的。善良的观众很体恤娃娃班,哄笑过后仍然报以宽容的掌声。这样一场一场历练,娃娃班演艺日臻成熟。接下来,他们一口气演遍全县十几个乡镇。不久后参加温江地区青少年文艺汇演,娃娃班一举夺得两个集体一等奖和个人表演一等奖,十个人表演二等奖。

什邡川剧团娃娃班名声一天天响亮起来,周边县区纷纷邀请赴演,大都市也伸来橄榄枝。1980年秋天,娃娃班应邀远赴重庆市,在解放碑胜利剧场安营扎寨,刷出海报,四个折子戏作主打,又增加了《别洞观景》《拷红》等剧目,演员在台上亮出艺训班两年苦熬积淀的功夫、唱、念、做、打,有张有弛;一个眼神,一个下腰,一个踢衣,尽显韵味。演出结束时,场内掌声雷动。那些天,娃娃班每日演三场,千余人的堂子场场爆满,就这样连续演一个月。不久后,他们又被邀请到成都邮政礼堂,同样也是多日连场,座无虚席。有关什邡川剧团娃娃班的剧照和新闻报道登上了成渝媒体的文化版面和栏目,四川电视台还录播了喻海燕等队员演出的折子戏《贵妃醉酒》,并荐送中央电视台播出。

后来,小分队并入了什邡川剧团,队员们演艺继续精进。喻海燕、姚绍萍等分别与资深演员沈德蓉、徐朝俊,刘昌林、胡慧玲联手主演,潘正蓉等人担任鼓乐手的现代川剧《丑公公见俏媳妇》,在四川省第一届“振兴川剧”调演中荣获一等奖。1983年金秋,剧组代表四川进京汇报演出,邓小平、杨尚昆、张爱萍等川籍中央领导到场兴致勃勃观看了演出,中央办公厅还安排专车特别照顾剧组在京期间的出行。刘坚、张新玲、郭应坤、叶启会、曾宪润等娃娃班其他成员,也分别以多个角色不同剧目参加了后几届省上的“振兴川剧”调演,收获了不俗成绩。

娃娃班中,个子高挑的喻海燕凭借俏丽的形

李广田在罗江

□坡坡地

黄昏,料峭寒风中,罗江城北金雁桥上,迤逦走来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他们有的穿西装,有的着长衫,更多的是一身学生装的青年。他们背着行囊,相互搀扶,或杵着木棍。疲惫的脸上烙满风尘。

这天是1939年1月26日。这支队伍清早从绵阳出发,沿川陕路,已经步行近60华里了。

“同学们,快看呐,前面就是罗江城,我们到‘家’了。”喊话的人是走在前面的一个穿长衫的青年教师,虽然一路流亡,他的衣服仍然很干净,中分头梳得熨帖光滑,潇洒倜傥。他是两年前北大外语系毕业,“汉园三诗人”之一的诗人、作家李广田。一群学生兴奋地簇拥在李广田身边,一边哼唱着流亡途中李广田作词、瞿亚先谱曲的抗日歌曲《听信号》,一边驻足金雁桥上眺望罗江城。

这哪是一座城嘛,简直就是一个小村庄,没有洋房,没有钟楼,唯一扯眼的建筑物就是矗立在小城南边高出青瓦房数丈的飞檐阁楼。后来他们才知道,那是罗江城唯一标志性的建筑魁星阁。

这是一支来自山东济南一中的流亡师生队伍,1937年10月10日从济南撤离到泰安,两个月后,由于战火逼近,冰天雪地的深夜里又开始了向河南流亡,再到湖北。武汉沦陷后,这所中学被更名为国立第六中学,分为四个分校,决定迁移到大后方四川,安置点定在川陕公路沿线的梓潼、绵阳、罗江、德阳。

金雁桥上的这支流亡队伍就是分配到罗江的国立六中四分校师生,340余人。罗江县教育局早已派人来到桥头等候,一番对接后,把这支队伍接到城中心陕西会馆馆暂时安顿,并告知孙校长,新学校在玉京山上,正在筹建中。

陕西会馆紧挨县政府,门外是个大广场,本地人称为公园坝,生长着很多古树,郁郁苍苍。操场南边有升旗台,台上有高竿。晚饭后,李广田来到广场散步,想到明天就要升旗了,他有些兴奋。学校师生已经流亡一年多,大后方的安稳,让他稍感踏实。

很快,李广田爱上了这座“城垣小,城楼完整,城内房舍虽不高大,但都古朴、洁净”的小城,有罗纹江、芙蓉溪环绕,古树林木点缀于街巷、四合院内,环境优美、物价低廉,不闻枪炮声。

经过一个月的修整和筹备,1939年3月1日,国立六中四分校正式复课。李广田一个人教国文,他不用教材,认为国文课本编得太out了,他信口讲解文学名著,比如苏联的《毁灭》《铁流》《被开垦的处女地》等,把语文知识与名著结合起来,生动、鲜活、形象,每一节国文课,学生们都听得津津有味。他的教学方法是自己的创新,他注意进行基础知识教育,从文章中选取最精彩的段落作重点讲授,还从中选出生词,讲词的读法、意义和用法。牵涉到典故的词,会详细说明词的来源。他还向学生们讲新体诗的创作,将延安流传出来的民歌体新诗也讲授给学生听。比如“神州起战争/大杀鬼子兵/战士个个是英雄……”

自从抗战爆发,李广田与他的学生们一路流亡,无心写作。到了这座被学生们称为“袖珍小城”的罗江,重新焕发写作激情,在油菜花盛开的3月,他写下了抗战爆发后第一篇散文《力量》。

李广田一人教四分校国文,太忙,他建议孙校长邀请当时在成都的作家、出版人陈翔鹤和在川大的诗人、作家方敬来四分校任教。这两位都是李广田的好友。孙校长倾慕两人的才华,极力相邀。1939年4月,陈翔鹤受聘来到罗江,李广田出城到万安驿相迎,将所教的初三两个班的国文让与陈翔鹤教,自己则教在罗江新招的两个初一班国文。

油菜花凋谢后的一个下午,李广田与陈翔鹤到罗纹江边散步,他提出想办一份刊物,来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提升写作水平,他说名字都想好了,就叫《锻冶厂》。两人一拍即合,第二天向孙校长请示,孙校长竟然同意了,并答应应用办校经费支持办刊。

6月1日文学月刊《锻冶厂》创刊号正式出版,不仅发表本校师生作品,也刊发六中其他分校学生寄来的佳作。李广田在《发刊词》中写道:“对于我们,这伟大的时代是一个最好的锻冶厂,我们将在这工厂中锻冶我们自己……”

1939年8月,方敬接受聘请来到罗江任教。这时,一个小小的罗江国立六中四分校,齐聚三位文坛名家,引起其他分校师生羡慕不已,有些学生甚至提出转校来罗江。

陈翔鹤、方敬都是地下党员,方敬还是四川大学文学院支部书记。李广田不知道,但深受他们影响,一起在学校里传播进步思想,引起国民党政府关注,派出三青团分子渗入到了四分校,孙校长被通知去重庆受训。1940年6月,方敬离校撤回成都。宣传进步思想的《锻冶厂》开始举步维艰,1940年10月1日,第十期出版后,被迫停刊。其间,李广田、陈翔鹤和方敬都带头把自己的作品交给《锻冶厂》发表。李广田和方敬先后各发表了3篇,陈翔鹤发表了5篇。

刊物被停,朋友被迫离去,李广田陷入苦闷中。但就在10月1日这一天,他的夫人王兰馨和女儿假扮商人眷眷,意外来到罗江。一家三口相聚于异乡,触动了李广田的灵魂,他开始以自己一家三口为原型,构思长篇小说《引力》。后来,这部构思于罗江、完稿于昆明的小说,1946年连载于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月刊,1948年6月由晨光出版社出版,被翻译成日文,引起巨大反响,连版11次。

方敬离校后,李广田、陈翔鹤也受到监视。1941年4月初,好友陈翔鹤被解聘。李广田心里难受,也带着妻儿离开了四分校,经文友卞之琳介绍,到叙永西南联大分校任教。